

名师大讲堂

人文立本

楼宇烈教授访谈录

李四龙编

Interviews with Professor Lou Yulie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名师大讲堂

人文立本

楼宇烈教授访谈录

李四龙编

Interviews with Professor Lou Yulie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人文立本：楼宇烈教授访谈录 / 李四龙编. —2版. —北京：北京
大学出版社，2013.9
(名师大讲堂)

ISBN 978-7-301-23207-1

I. 人… II. 李… III. 楼宇烈—访问记 IV. K825.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215779号

书 名：人文立本——楼宇烈教授访谈录

著作责任者：李四龙 编

责任编辑：田 炜

封面设计：海云书装

书 号：ISBN 978-7-301-23207-1/B·1147

出版发行：北京大学出版社

网 址：<http://www.pup.cn> 新浪官方微博：@北京大学出版社

电子信箱：pkuwsz@yahoo.com.cn

电 话：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0577

出版部 62754962

印 刷 者：北京大学印刷厂

经 销 者：新华书店

690毫米×980毫米 16开本 16.75印张 217千字

2010年1月第1版

2013年9月第2版 2013年9月第1次印刷

定 价：35.00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62752024 电子邮箱：fd@pup.pku.edu.cn

编者前言



近些年，我们的楼老师频频出现在报章杂志、电视与网络上，“粉丝”无数，人们称他为“中国传统文化真诚的倡导者和实践者”。他穿着一件旧旧的“唐装”，讲国学、论佛学，娓娓道来，参禅悟玄，被自己的学生起了外号：“楼体悟”；他还忙里偷闲领着大家唱昆曲、弹古琴，中医茶道，如数家珍；他在自家门口租了一套小屋，起名“国艺苑”，生机盎然。

今年，楼老师七十五岁，在北京大学执教五十周年。我们这些学生借题发挥，要给他统计“科研成果”。《中国的品格》一书出版以后很受欢迎。该书完全没有学术著作的晦涩，以口语的方式，讲解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领悟。楼老师以前做了很多的资料工作，早年精心研读荀子、王弼的著作，他的《王弼集校释》是一部公认的学术经典；后来倾心研究中国近代哲学，花大力气整理康有为的论著；研究兴趣转移到佛学以后，主持编选了四卷十册《中国佛教思想资料选编》，几乎影响了国内年轻一代所有的佛教学者。过去他写的学术论文，篇篇都有资料的基础，文风朴实，虽说常有不同于前人的新解，却从来不用“一惊一乍”的时髦术语。要是没有太多的接触，学术界对楼老师的印象，大抵如此：一板一眼，以资料说事。

其实，楼老师在教我们这些学生的时候，经常强调“口说”的重

要性，甚至认为，平时的闲谈最能反映一个人的学术思想。当年，他对康有为的“口说”尤为心仪。康有为认为，儒家的许多深奥道理，是通过口说心授密传下来的，所谓“微言大义”，正是孔孟思想的精义所在。精心撰写的书稿，有时会有以文害义的弊端。眼前的这部访谈录，实际上是楼老师的“口说”。得失就在几句话之间，这就是“访谈录”的魅力。

2 如何研究中国的传统文化？楼老师近年来在好多场合讲述“四通八达”的道理。他说，研究中国文化的学者先要“四通”：中西东、古近现、儒释道、文史哲，四个方面需要打通。只有“四通”，才能“八达”。在好几次谈话里，他都深情地谈起晚清的一批思想家，赞叹他们的国学功底和国际视野。像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那一代思想家是通才，文化上有根基，思想上有关怀。

亲近楼老师十六年了，平时最常听到的是，楼老师一贯主张“用整体综合的方法研究中国传统文化”。他经常说，中国文化的源头可以概括为“三玄”（《周易》、《老子》、《庄子》）、“四书”（《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和“五经”（《诗》、《书》、《礼》、《易》、《春秋》）。了解中国的学问，先要从这些经典着手。佛教的典籍浩如烟海，楼老师劝我们要从“三论”、“九经”、“一录”入手，去领会佛法的大意与中国佛学的特质。“三论”是指《中论》、《成唯识论》和《大乘起信论》，“九经”是指《金刚经》（附《心经》）、《法华经》、《华严经》、《涅槃经》、《阿弥陀经》、《维摩诘经》、《楞严经》、《圆觉经》、《坛经》，“一录”是指《景德传灯录》。现在我自己教书也快十年了，深知要去熟稔楼老师说的“三四五”、“三九一”，那是何等之难，又是何等的必要！只有这样，才有可能打通“儒释道”。

楼老师的“整体综合法”，还包括他对艺术与中医的推崇。他常说，“伦理、艺术、哲学、宗教四者殊途同归”，希望大家都能学点艺术，昆曲、古琴、书法、茶道……。从读大学起，楼老师就爱好昆

曲，颇有名声。以前他接俞平伯先生的班，当过“北京昆曲研习社”的主委（社长），现在则是“北京大学京昆古琴研究所”的创所所长，每周三下午都要教大家唱昆曲，到了周六，还专门请来琴师，给自己的学生、朋友传授古琴。他说，古代的“礼”偏重伦理、道德，而“乐”偏重艺术，二者相辅相成。艺术素养能影响一个人的人生观与价值观，甚至会影响到思维方式。我们看楼老师做学问不累，想来是因为他陶醉于传统的艺术，有张有弛。

近些年最让我惊奇的是，楼老师在国内中医界颇有名气，常为传统中医呼吁。他认为，中医体现了中国文化讲究“自然合理”的特点。《汉书·艺文志》云：“有病不治，常得中医。”楼老师依据这句话，中医的根本原则是治未病的，而不是治已病的。有了病以后，中医主要是调整自身整体的生理机制，从而打通闭塞，平衡阴阳。中医的思维，即中国文化讲究整体关联的思维方式，并不是把人的生命还原为一个个孤立的、机械的身体部位，而是把人看成一个活生生的生命整体。这种整体关联的思维方式，楼老师认为，就是主张“自然合理”。中国哲学里的“自然”是“本然”的意思，也就是事物的本来面目。只有依据事物的本来面目去做才是合理的，主张“道法自然”、“因势利导”，而不是刻意地要去改变原来的样子。自然合理的思维方式，要人能与“自然”和谐相处，所谓“天人合一”。因此，中医劝人少吃药，治病要从激发生命的活力入手。

年轻时候，楼老师主要从事中国哲学研究。现在他主要研究佛学，是当前我国宗教学界的重要代表人物。以前他在北大每年必开一门“宗教研究方法”的课。他在课上首先会强调“整体综合的研究方法”，其次是要我们提出自己的、能适合中国文化特点的宗教观。这部访谈录里，有多篇文章涉及后一个问题。楼老师经常说到，中国宗教是一种人文性比较强的宗教，重视人自身在超越问题上的主动性，重视人的主体性，强调个性化的体悟。尤其是在人神关系上，中国人

并不相信神有绝对的权力，而普遍有一种“敬鬼神而远之”的心态。康有为曾把西方的宗教称为“神道”的宗教，而把中国的宗教称为“人道”的宗教。中国历史上的宗教，具有很强的现世性和功利性。即使是禅宗，常人以为那样的“超凡脱俗”，其实也很注重现实世间，慧能的《坛经》就说“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楼老师的这个解释，我认为很有启发性，有助于我们去塑造中国人自己的宗教观或宗教理论。我甚至想以“人文宗教”来称呼我们自己的传统宗教，彰显其中的人文价值。

这部访谈录，还谈到了很多别的内容。譬如，楼老师呼唤中国文化的主体意识，寄厚望于国民的“文化自觉”；有感于日本明治维新以来“和魂洋才”的提法，呼吁大家重新探讨“中体西用”的问题。又如，他对教育指导思想、目的和方法等问题，有着自己的独到思考。这些内容，还请读者自己细细品味，相信会有许多收获。

本书收入的文章，绝大部分是各种访谈录，有的是问答体，有的是属于人物专访的通讯稿；这些文章还有一些属于楼老师与学生的课堂问答，以及在学术会议上的发言。本书还收了徐文明教授介绍楼老师有关寺院建设的两篇论文，里面提到的“三境”（净、静、敬）与“四信”（正信、智信、自信、实信）近年受到国内佛教界的高度重视。这些文章以各种不同的方式记录了楼老师的“口说”，蕴涵了楼老师多年沉潜反复的心得。

我把这些零星散见的文章汇总起来，笼统地分为四类：文化自觉、体悟传统、人文宗教、亲近先生。它们大致反映了楼老师最近十多年的思想关怀，我编这部访谈录，希望从此“口说有凭”。

李四龙
2009年10月

目 录

编者前言	1
楼先生的责任与期盼	1
丨 文化自觉 丨	
用整体综合的方法研究中国传统文化	15
为东方哲学呐喊	24
不认同文化传统，就是不认同历史	29
最可怕的是文化上沦为殖民地	48
传统文化是现代化的宝贵思想资源	56
弘扬国学，重在培植传统文化之“根”	61
“儒释道”构造中国文化的灿烂星空	69
继承传统文化的精神	77
传统文化：自尊自信与理解包容	81
传统文化唤起自尊与自信	94
唤醒和平崛起中的文化自觉	98
丨 体悟传统 丨	
中医与自然合理的思维方式	107
中医的主体意识与人文特色	117
闲谈昆曲	124

中国艺术的品格	128
古籍整理的成绩与问题	140
发扬传统与书院教育	143
为人之道，为学之方	155
自然与天命	169
道法自然	172
丨 人文宗教 丨	
要提出我们自己的宗教学理论	181
人文性的中国宗教	190
中国宗教的十大特点	200
呼吁理解佛教	208
禅宗文化探微	214
佛教与当代中国文化	223
净、静、敬：当代佛寺的“三境”	233
四信：信仰建设的关键	240
丨 亲近先生 丨	
走近楼宇烈先生	249
一生平淡的问学生涯	252
楼先生近年题词录	259

楼先生的责任与期盼^{〔1〕}



采编者按：我是北大79级数学系的，在校期间也曾到哲学系旁听过一些课程，可认识楼先生却很晚，算来也就是六七年的时间。

承蒙先生厚爱，这些年能亲近先生，并得到先生的关心、帮助与提携，在内心中，我是把先生当成自己的导师看待，不仅是学问的导师，更是人格的导师。先生所学之广、所证之深，均非我能揣测，加之文字能力有限，这里只能以零散片段的形式，呈现出“冰山一角”。



楼先生幼时与母亲的合影

楼先生于1934年12月10日（阴历十一月初四）出生在杭州，祖籍浙江嵊县（现在的嵊州）。出生不久后，楼先生就随家人到了上海。1955年，楼先生从上海浦光中学高中毕业，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

〔1〕2009年9月7日，楼先生接受“佛教在线”采访，本文由土登、奉音撰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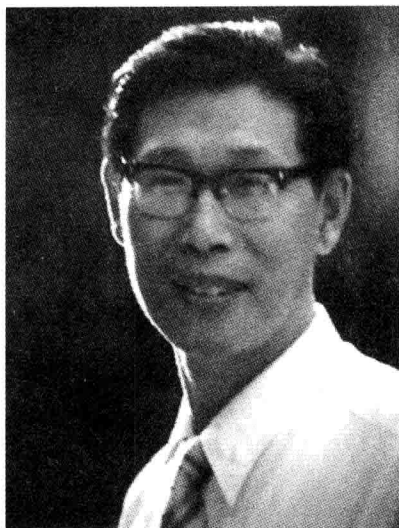
1960年毕业后，留校任教至今。

无字之书

与那一代人一样，楼先生经历了“反右”、“大跃进”、“四清”、“文革”等全国性政治运动。期间，他去过工厂，到过农村，但是谈起这些，他没有丝毫怨愤之色，反而认为这是非常难得的社会实践机会。他认为，每个学生不仅要念“有字之书”，更应该去念“无字之书”，所谓的“无字之书”就是社会实践，在实践过程中了解当今社会的现状，结合自己学习的书本知识进行思考，这对于学生们将会有很大的启发。

与佛结缘

1960年毕业后，楼先生留校任教，并参与了由任继愈先生主编的《中国哲学史》的编写工作。在这个编写组里面，楼先生的主要工作是负责资料的搜集、管理和提供，并开始对佛教有了接触和了解。楼先生回忆说：“我在编辑组的时期，任继愈先生也开始在系里面开设了佛教方面的课程，我就给他做课堂的辅导，也就是助教，当时我应该对佛教有了一定的了解。那个时代还有宗教迷信的传统，说佛教是人们的精神鸦片。不过我有一个看法，在中国哲学发展史上，特别是在隋唐以后，是离不开佛教的，佛教在中国的整个文化里面，它的影响力是不容忽视的。不管大家怎样看待佛教，但这是事实。我当时逐渐有了这样一个认识：离开了佛教，任何人想把隋唐以后的中国哲学史讲得深入透彻是不可能的。”



1987年“中日佛教学术会议”期间，摄于颐和园

《中国佛教思想资料选编》

“文革”结束后，楼先生马上提出编写《中国佛教思想资料选编》（以下简称《选编》），并与石峻教授、方立天教授、许抗生教授、乐寿民教授组成了编选组。在《选编》的前言里，楼先生写道：“不了解佛教，无法研究中国的哲学史和文学史，甚至于建筑史。”《选编》原准备出四卷，但最后只出了前三卷和第四卷的第一册。原因是刚开始编写这套书的时候，佛教原典非常稀缺，有《大藏经》的学校、图书馆没几个，更不要说其他的佛教书籍。《选编》第四卷的内容，主要是佛教原典。等编选组编到第四卷的时候，社会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佛教被越来越多的人了解和信仰。《大藏经》不仅成为各大寺院的常备藏书，也是很多佛教学者甚至普通居士的书房常备，其他形式的佛教典籍也已非常丰富，所以编选组一致认为，第四卷编不编下去已经不重要了。楼先生很高兴他们的这项工作能够“虎头蛇尾”，因为这说明佛教的生命力已越来越旺盛了。

四门功课

在楼先生所有的工作内容中，对于学生的教育培养始终放在第一位，年过七旬的他，每周都坐着公车去给研究生上课。笔者多次看到当有人邀请楼教授参加活动时，他的第一反应就是推算活动时间与上课时间有没有冲突。从1980年开始带研究生，在教学上，楼先生有自己“绝招”，凡是他的研究生，有四门基本课必须上：第一门课是原典选读，像《异部宗轮论述记》、《金刚经》、《中论》、《成唯识论》、《维摩诘经》、《胜经》等。第二门课是史科学，楼先生称之为名著介绍，包括“中国哲学名著概论”、“佛典概论”等内容。楼先生这样安排课程有助于学生们了解自己将要学习和研究的方向的来龙去脉。第三门课是中国佛教研究方法。楼先生认为研究学问最重要的就是掌握方法。方法对了，事半功倍；方法错了，就事倍功半。但是楼先生并不给学生教固定的方法，并把这门课叫作“中国佛教研究方法”而不是



2000年楼先生执教四十周年，与部分学生合影留念

“中国佛教研究方法论”。楼先生认为：“论字就是一个框框，我讲方法要去掉那个论，就是去掉那个框框，不能说只有这样研究才对，那样研究就不对，去除框框就是除掉学生的偏执。”第四门课是研究现状介绍，要让学生们了解在这个领域里面，目前研究的状况怎么样，国内研究得怎么样，国外研究得怎么样。然后让学生在这个基础上再去研究。由于第四门课范围太宽泛，涉及的领域太广，语言体系太多，楼先生鼓励学生分头去做，让一部分学生去研究日本、韩国及东南亚国家，让另一部分学生去了解一些欧美国家，然后再合作拼接。

楼先生从1980年开始带研究生，1986年开始带博士生，除了藏密之外，天台、华严、禅宗、净土等各方面的博士生他都带过。先后有三位韩国的出家人在楼先生的指导下，顺利拿到了博士学位。

昆曲、古琴与传统文化

中国的年轻人对自己的文化了解远远不如对西方文化的了解，这是一个非常可悲的事情，也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事情。

——楼宇烈

如何来弘扬以儒释道为核心内容的中国传统文化呢？楼先生认为儒家已经没有任何的实体载体，也没有社会结构了，而没有载体，就很难表达自己的意愿。同样的，道教的载体也不是很强，对社会的关注相对也淡漠一些，因此社会影响力也就有限。与儒道相比，佛教不仅最有实力、最具载体，并且在很大程度上跟中国传统的道德理念相吻合。楼先生认为，现代佛教不仅承担净化人心的社会责任，更有传承文化、发扬文化的历史责任。进入21世纪以后，楼先生感到仅仅坐而论道是不行的，更要起而行之。理念只有变成人们的生活习惯，

才有生命力，才可能根深蒂固。那么如何操作呢？楼先生决定用中国的传统艺术作为载体。他认为：“中国传统的艺术，它不是一个抽象思维的问题，而是一个情感的问题，对调整人的身心有着很大的作用。中国的艺术是中国传统价值观念的艺术体现，你不仅要欣赏它的外在形式，更应该去体会、发掘它内在的精髓。学习中国的传统艺术，你要慢慢去琢磨它，怎么样把它内在的东西发挥出来。比如说弹琴，手怎么样弹是技术的事情，但是你要把这首曲子弹好，就要有内在的精神，它是潜移默化的。”谈到中国传统艺术，楼先生认为，昆曲和古琴是中国艺术的精华，而且从中国历史上来讲，琴棋书画，琴是第一位的，琴不仅可以陶冶心情，还可以行医治病。昆曲可以说是一部立体的中国艺术，它不仅形成了中国的戏剧体系，而且绝大部分内容都是名著，是中国对人类的一种贡献。2003年，楼先生发起成立了“北京大学京昆古琴研究所”，并通过办班教学等现代组织模式，吸引了很多人来参加。

国艺院

我有个理想，在大学里搞一个国艺院，进行中国传统文化教育，甚至包括茶道、花道、陶艺、太极拳等等。

——楼宇烈

楼先生认为艺术的本质不是表演，而是人的精神的自我提升，是人们的相互交流，重要的是参与。而现在，艺术不仅被技术所扼杀，也越来越成为追求名利的东西。他还特别强调，艺术不仅仅是文艺，也包括武艺在内。但无论文艺武艺，都有一个共同的目的，那就是陶冶情操，修身养性。楼先生用射箭做比喻：“要想射中，就必须身正，

要达到身正，就要心正，只有心正、身正才能射中。更重要的是你如果射不中，你不能去怪地，不能怪靶子，而要反省自问，我是不是身正了，是不是心正了。这些都是跟人的身心修养联系在一起的。”

无我感恩茶

在千山弥勒学术研讨会上，楼先生的“无我感恩茶”给与会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大家围坐一起，每个人不是给自己沏茶，而是给旁边的人沏茶，送出去两杯，又得到两杯，在“无我”中来体会“有我”，在交互的过程中体念感恩，感恩天地，感恩父母，感恩师长，感恩同胞，感恩同学。楼先生告诉我们，坐在一起就有缘，有缘就是同学。

就是这样，楼先生利用一切的方法和机会，吸引大家关注、学习传统文化，并把弘扬传统文化、光大中华文明当成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

净·静·敬

经过多年的观察和研究，结合中国的国民性，楼先生认为，佛教要想在现实社会中发挥积极作用，必须做到三个字：净、静、敬。第一个“净”是干干净净的“净”，也是清净的“净”。佛教认为是世界的本质就是清净，自性本来清净，而为客尘所染。修行的目的就是回归清净的本性。第二个“静”是安安静静的“静”。安静在佛教里面是熄灭贪嗔痴，达到寂静涅槃的最高思想境界。第三个“敬”是恭恭敬敬的“敬”，也是“六和敬”的“敬”。敬是相互的尊重，也是感恩的体现。楼先生认为，现在佛教界乃至整个社会都缺少“净、静、

敬”。如果寺院能够从这三个字做起，不仅会给人非常清净的感觉，让人油然而生起敬畏之心，还可以化导世俗，通过信众影响整个社会，社会风气就会得到很大的改善，这是佛教对社会非常重要的、甚至是目前最大的一个贡献。

宗教对话与宗教现实意义

宗教如果能够对话交流，有相当的共识，至少社会是和谐的，安宁的。

——楼宇烈

楼先生希望当今各个宗教之间能够有一个很好的对话交流，通过对话达成一定的共识，从而让我们的社会变得和谐安宁。不要去试图说服其他教派的信仰者；不要去争论谁的信仰是正确的，谁的信仰是错误的；更不要去批判，大家应努力发挥各自在当今社会中的积极作用。宗教的争端，其背后离不开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从根本上讲，还是人的贪欲在作怪。

“科学视野下的佛教”与“科学时代下的佛教定位”

人类知识体系里面，一个是科学知识体系，一个是人文知识体系，佛教就是人文知识体系。

——楼宇烈

楼先生非常强调佛教自身的定位和功能。他认为，目前的社会对于宗教、信仰，还存在很多认识上的差异，也包括宗教与科学的关系问题。第二届世界佛教论坛的太原会议，以“科学视野下的宗教”主